

# 说古儿

□黄敦兵

童年留痕

每次回忆儿时的情形，总觉得那时似乎每年都可见到身背弦子鼓的说唱艺人来村子里作短期逗留。一到冬季农闲，就有一位上了年纪、多半有些残疾的说唱艺人，身后常跟着一位十来岁的学徒，有时也会只是他单身一人，手拎肩挂着家伙什儿，赶趁着来走串户了。

他们一来，村里总会引起一阵骚动。这些说唱艺人们也很少有不被人请的时候，几个管事的大人当面谈，很快就定下说唱节目。然后就有人引着说唱艺人，他们被喧闹的孩子们包围着、挤碰着，一起簇拥着走到村北头打谷场的小屋子前。他们将在那里安顿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半月的，每天晚上天一抹黑，平常黑咕隆咚的打谷场小屋里的菜油灯盏，晕黄了村北头的天空。随后，艺人们就支起架子鼓，准备给前来听书的农人们说上几段书，人们俗称为“开戏”。

他们实际上是民间说唱艺人，我们当地人称他们为“说书先儿”，私下里也叫他们“说书人”或者“说书匠”。他们与定期为村民理发的师傅、懂风水的阴阳先儿一样，被纳入广义上的手艺人而受人尊敬。称为“先儿”，也就是敬称为“先生”，地位与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不相上下。与广播电台所放送的由单田芳、袁阔成等人相像，说书匠常演说一些评书节目。在我们那儿，有人就称这个乡间消闲的活动叫“说古儿”或“说书”。

听了书或“古儿”后，农人们常感慨着，忠义之念油然而生，勇毅之志也潜滋暗长起来。在有艺人的农闲日子里，几乎各家到处都洋溢着笑语声，就是见了面也不会忘了说句说书艺人昨晚唱出的台词——“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呐！——作为打招呼的口头禅了。

其实，说书匠主要说唱的，多是街头巷议，逸闻趣事，逗逗大家伙儿取些乐子，开开心罢了。成系统的，大概主要是三国故事，所谓的“说三分”；好像也常有杨家将、岳飞传之类，一套一套的。我读初二那年，周末回村，听说唱的是玄武门之变。之后，没再听说村子里有此类活动了。这次的说书匠还是我们本村人，大我八九岁的样子，他最小的弟弟和我同班；他大哥是我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我师大毕业当高中老师的那年暑假，曾在本村小学临时带学前班教学和一年级语文一周，得知他将要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现在早已退休，在一所私立学校当生活老师。

生活中有了新的东西，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好像日子在过人，不是人在过日子。不知不觉中，日子就紧逼年节儿了，听书的和说书的都准备过年了。于是“说古儿”就告一段落，明年再见吧。

艺人说唱

单说每当晚上要开戏的时候，村北头打谷场那边就传来鼓声，还有断断续续的唱词儿——

“咚咚咚！咚咚咚！说个关公战秦琼……李逵曾帮汉武帝，飞燕怨慕柳相公……”

这些七搅八缠的“杂拌儿”唱词儿，多半押着韵儿，顺口儿溜着，因为有交错，有跨度，就容易炫出惊动兼提醒的效果——把正在家里饭后歇食儿的庄稼汉们、洗碗喂猪的女人们给“喊”出了家门。首先是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们，他们跑出自己的大门，一窝蜂地朝村北头涌过去。不大一会儿，男人们多半端着烟袋，女人们多半拎着鞋筐、小板凳，从各家农舍出来，相互打着招呼地聚拢来。勤劳的女人们，带着针头线脑儿的活计，可谓“闲里偷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书又不费眼睛，不如做点针线活儿。油灯虽暗，但并不影响纳鞋底；离灯近的，还可以补补娃们的衣裤鞋袜哩。

记忆中，村北头的打谷场上有两间草房，农忙时睡人看庄稼，平时则横七竖八地搁一些扫帚、木锨板之类。我曾怀疑那是闲置的仓库。但村子中间还有三间大瓦房，打了水坭地坪，两个快要顶到房顶的公仓，应该是真正的仓库，所以这两间或许是用公的农具屋。分田到户后，这农具屋的公共用途也逐渐荒弃了，大概是按就近原则交由离打谷场最近的那一户人家临时管理。说书的来了，就临时整理一下，空出个地方，中间靠墙的地方，就用中间链铆、一端绳索固定的三根竹竿搭成鼓架，支起一面中部装饰小环儿的驴皮小鼓儿，敲起来“嘏嘏”作响。各家轮流送酒饭给说书匠。饭后大家一来，就看见那位酒足饭饱的说书匠，乐呵呵地坐在小皮鼓旁边，红光满面的，预备着接受大家聆听前的礼敬。

印象最深的一次，只有一位说书匠。当时，他正敲了鼓，抱弦端坐，一边用掐下来的一节竹扫帚毛儿剔着那卡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再用嘴巴街起，重新嚼着，一边说：“老少爷们儿来了！来了啊！——坐啊！坐——”屋里很快挤满了老少爷们儿、姑娘媳妇老婆儿们，大家高声地打着招呼，或坐或站或靠墙，不多时，小村里统共十来户人家几十口人全塞了进来，挤满了各个角落。看人来得差不多了，说书匠便拿起胡弦和了和弦，咳嗽两下清清嗓子，就拿腔拿调地和弦唱了起来。

2024年5月10日 星期五

也许去得不是时候。此刻，这个坡连着坡，坎勾着坎，从山顶一直斜斜地漫到山脚，几乎占据了半边山的硕大无棚的果园，一派葱茏、静寂、安宁。那些树和果，全都静静地立在初夏的阳光下中。

初树仿佛是园中的主人，它们当仁不让地占据着园里的大片领土，却又异常谦恭，只把那些良田沃土，大度地让给那些葡萄们、梨树们、桃树们……自己只在那些瘠薄的斜坡上，乱石纵横的存儿里，房前屋后的石罅中，蓬松着枝丫，横着竖着，歪着斜着，由着性子疯长，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尽管如此，它们却没忘了生儿育女，那些小汤圆似的青色李子，或傲然立于枝头，向人抛着媚眼；或悄然隐于叶丛，兀自铆足劲猛长。

葡萄无疑是园中的地主，因了其他果树的容忍，它们一片紧连一片，毫不客气地霸占着果园的平坦处。这些葡萄藤，黑咕隆咚着一截身子，歪斜、扭曲着，攀爬上高高的木架，然后将枝枝叶叶铺展开来。那蓬蓬勃勃的叶片，昂扬着头颅的颈项，在初夏艳阳下，闪着诱人的光泽，远远望去，片片葱绿就像织就了一张硕大的绿毯。绿毯下的葡萄们却很乖巧，这些小指头粗的翠色精灵，或懒懒地趴在木架上，或怯怯地躲在青枝绿叶间，挨挨挤挤中，堆堆叠叠下，一嘟噜一嘟噜，抱成一团团，凝成一串串，直晃人的眼。

间或，也有那么一两畦梨树，点缀于园中，大汤圆似的褐色梨子，缀满枝头，煞是惹人爱。倒是紧靠山脚那一大片斜坡，密密麻麻全是矮矮墩墩的油桃树。树上的油桃多已采摘，偶尔也有三两个青里带红的油桃，躲在绿叶丛，向人眨着眼。至于那成坡成片的柑橘树，显然还没有在春的睡梦中彻底醒来，只是呆愣愣地杵在那里，一簇簇，一蓬蓬，在阳光下泛着翠色。

打量着这茫茫无边的果园，和这些树、藤上挂着的果子，仿佛间，那一颗颗青色的李子已经橙黄，一串串翠色的葡萄已变得紫红，一个个褐色的梨子正摇摇欲坠。一种丰收的喜悦，涌动着，弥漫着，果香扑面而来。

曾几何时，这个土质贫瘠靠天吃饭的山

屋温暖烘烘的。在简朴、投入的说唱词的微润中，时间悄悄地流走了。较小的孩子们，都熟睡在大人们的怀里。他们在鼓声的睡梦里，偶尔咧开嘴，打了个浅浅的呵欠，继续编织那交错变幻的梦。

忽然，说书匠猛地来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猛敲几下小皮鼓，同时也住了弦子，略微欠身子，带着疲惫的笑容环视了一下那群半痴半倦的听众。农人们不觉一怔，回味似的有些不舍，但也不勉强，接着就懒散地站了起来，打着哈欠，伸下懒腰，寒暄一两句，又高嚷着“好个岳家军”等，就踢踢踏踏地踩着霜花，各自回家。半大的孩子们，踉跄着跟着；姑娘媳妇老婆儿们，拉着挽着。他们周围，扬起了霜凝的冷气。冷气弥漫上去，预备去伴那静寂的星月。

乡俗记忆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当年才记事儿时，家乡所发生的那些零碎事儿。有时竟会这样想：早年家乡父老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很有慰藉，他们在万般辛苦中，似乎还可从偶尔的闲适中找到一些寄托与释放。而那些打从说书匠那里得来的或俗或稚的“古儿”，不经意间，已化作农人们的日常话语，有时竟成了生活的指南，乃至前后承传的训诫，成为评判乡俗是非的标准了。

现在，家乡“硕果仅存”的老辈儿们，还能偶尔来句把格言警句式的教化之言。它们有谚语、对子、俗语、短歌、歇后语等形式，无不饱含生活智慧。比如，“富人家的孩子好过，穷人家的孩子好养”“读《出师表》不下泪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怕出来的狼，吓出来的鬼”“宁在地上挨，不在土里埋”“儿大不由爷娘”“老母猪啃砖头——嘴硬”……虽然在这些流传的俗谚中，很多并没有多少科学性，但多多少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理解农人心理的语料凭借。要知道，农人们懂得的，绝不仅仅是庄稼活儿的那点子儿事，而且“那点子”也远不止“一点”。

二十世纪末，我刚从师大毕业回高中母校当老师，利用节假日，从先父的记述及个人的回忆中着意挖掘了一些故乡风骚题材，并整理过一部分山歌，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因为我那时候很想当一名作家，也经同事介绍，加入了县作协。不过，我只在高中讲坛上待了三年，没有正式参加过县作协的活动；三年后，我就走下高中讲坛，开始了六年艰苦的读研生涯；然后，博三时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然而，那个或明或灭的梦，不时冒出苗头，点示人世的千姿百态，人心的复杂多样。博士毕业两年后，我在古典文学方向做了三年博士后，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向“初心”的“回归”。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我决计再为“冯妇”，不避“教授写诗”之嫌，重理旧业。

曾经的长久以来，说书匠说唱的“古儿”，传给农人们，那“古”又往往转化成了那时的“今”的现实，而后又变成了现在的真正的古物。如今，它们或湮没无闻，或传走了样儿，也变了味儿，不复往日的辉煌了。

说古儿的说书匠，是为了“稻粱谋”，他们会得到村民们齐凑的微薄的“听资”。昔日听古儿的，是为了找乐子，更好地过日子，既给平淡生活增添几许亮色，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的生命感受力和生活存在感，也增进农人们彼此之间的乡谊之情。

今天，我们由说书匠的说古儿来管窥农人们的生活百态，不仅可以让人追忆乡俗文化、瞥见乡愁，而且也能滋润心灵，在回望与眷恋之余，也能为“新农村”的未来增加些许参考与期待吧。

# 高峰鲜果香满园

□林佐成

也许去得不是时候。此刻，这个坡连着坡，坎勾着坎，从山顶一直斜斜地漫到山脚，几乎占据了半边山的硕大无棚的果园，一派葱茏、静寂、安宁。那些树和果，全都静静地立在初夏的阳光下中。

初树仿佛是园中的主人，它们当仁不让地占据着园里的大片领土，却又异常谦恭，只把那些良田沃土，大度地让给那些葡萄们、梨树们、桃树们……自己只在那些瘠薄的斜坡上，乱石纵横的存儿里，房前屋后的石罅中，蓬松着枝丫，横着竖着，歪着斜着，由着性子疯长，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尽管如此，它们却没忘了生儿育女，那些小汤圆似的青色李子，或傲然立于枝头，向人抛着媚眼；或悄然隐于叶丛，兀自铆足劲猛长。

葡萄无疑是园中的地主，因了其他果树的容忍，它们一片紧连一片，毫不客气地霸占着果园的平坦处。这些葡萄藤，黑咕隆咚着一截身子，歪斜、扭曲着，攀爬上高高的木架，然后将枝枝叶叶铺展开来。那蓬蓬勃勃的叶片，昂扬着头颅的颈项，在初夏艳阳下，闪着诱人的光泽，远远望去，片片葱绿就像织就了一张硕大的绿毯。绿毯下的葡萄们却很乖巧，这些小指头粗的翠色精灵，或懒懒地趴在木架上，或怯怯地躲在青枝绿叶间，挨挨挤挤中，堆堆叠叠下，一嘟噜一嘟噜，抱成一团团，凝成一串串，直晃人的眼。

间或，也有那么一两畦梨树，点缀于园中，大汤圆似的褐色梨子，缀满枝头，煞是惹人爱。倒是紧靠山脚那一大片斜坡，密密麻麻全是矮矮墩墩的油桃树。树上的油桃多已采摘，偶尔也有三两个青里带红的油桃，躲在绿叶丛，向人眨着眼。至于那成坡成片的柑橘树，显然还没有在春的睡梦中彻底醒来，只是呆愣愣地杵在那里，一簇簇，一蓬蓬，在阳光下泛着翠色。

打量着这茫茫无边的果园，和这些树、藤上挂着的果子，仿佛间，那一颗颗青色的李子已经橙黄，一串串翠色的葡萄已变得紫红，一个个褐色的梨子正摇摇欲坠。一种丰收的喜悦，涌动着，弥漫着，果香扑面而来。

曾几何时，这个土质贫瘠靠天吃饭的山

邮箱 3213456266@qq.com

责任编辑 郝良 编辑 罗烽烈 美编 王万礼

区，因干旱少雨，人多地少，即使土地承包到户，大家精耕细作，人们也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后来，一个名叫廖灿位的当地能人，偷偷引进了葡萄栽种。从此，山区的种植结构悄然调整，贫穷的面貌悄然改变，数年之后，偌大的山区，竟变成了一个瓜果飘香的果园。

不知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廖灿位的秘密。他收获葡萄时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灿烂；他捏着用葡萄换来白花花的钞票的模样，是那样喜悦与开心。它们就像一幅幅剪影，定格于他的脑中，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梦想，自己是否也能像廖灿位一样，用葡萄换取白花花的钞票，用葡萄改变拮据的经济。于是，他也学着廖灿位，偷偷从外地买来巨峰、龙眼，买来更高产的优质葡萄；他也效仿廖灿位，钻进葡萄园，剪枝、施肥、喷药。于是，更多的当地百姓学着他的样，不但把葡萄请进菜园，更是把李树、桃树、梨树……请到房前屋后，请到田地边角，请到荒山野岭。不知不觉中，先前光秃的荒野，开始长出苍苍的嫩绿；昔日瘠薄的土地，开出五彩斑斓的花朵。

廖灿位是好样的，他不但率先将葡萄引进山区，从而给当地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更对当地气候、地形了然于胸。高峰村地处半干旱山区，光线充足，日照时间长，适宜水果生长。同时，这个四面环山的低矮处，就像一个摇篮，将果树们紧紧护在胸前，即使碰上狂风呼啸，扬花的果树，也依然能安然授粉。由此，高峰的果子，个大味甜，一口下去，饱满的汁液犹如充沛的乳汁喷射，让人满口生津；由此，当地果树几乎不存在隔年结果的现象，即使刁钻的李子，也总能岁岁年年地缀满枝头。

自然，果子成熟的时节，成了高峰最快、最喜庆、最热闹、最喧嚣的时节。那时，果农们挎着篮，提着筐，背着背，在果园里穿梭往来，在果树上攀上爬下，大呼小叫中，只觉得满山满坡都是人，漫山遍野都在欢笑。果子吸引着水果贩子们，他们牵着线线地涌进果园。在讨价还价中，在白花花的票子翻飞中，新鲜的果子已装满筐，上了担，它们犹如



高峰果园

胡洲 摄于开江县讲治镇高峰村

# 方言里的根

□李 晓

一个地方的方言，它紧紧系缚于故土的脐带之上，承载着这个地方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地图。在这个人口迁徙流动如大潮奔涌的时代，方言生存的空间，正在不断挤压与萎缩中消逝与逃逸。

我们还有必要挽留方言吗，或者，面对激流涌荡的大河，对窃窃私语的方言打上一个告别的手势。

我认识几个温州友人，他们在这座城市已生活了多年，和我能娴熟地运用本地土语交流，只有他们老乡聚在一起时才说温州话。我发现，当他们说着温州方言时，整个表情都变了，容光焕发。温州方言难懂，语速特快，如听鸟鸣。在地道的温州话里，却充满了庄重虔诚的古意，比如，温州人把筷子称为箸，热水称为汤，去年称为旧年，明天叫明朝，勺子叫调羹，早饭叫天光，午饭叫日昼，一格一格普照着古老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里的阳光，滴答着温润诗意的雨水。

中国的七大方言，构成了我们母语的谱系源流。寻找我们精神深处的一个故乡，或许可以通过方言的寻找倾听，让漂泊的灵魂安然落地栖息。

一个城市的生长，也如树一样，枝丫上栖

息着南来北往的人，人在树上栖息久了，就形成了城市之树的年轮。城市之树上的人，众多鸟儿的啁啾，让一个林子才那么婉转动听。

蔓延的方言，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方言，也是血液，在一个城市的血管里奔突、融合。方言顽强地在城市里得以流传，似乎也让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更加强大，这也是一个城市海纳百川的襟怀。

“你克(去)哪儿啊？”有一天，我去店铺里打酱油来蒸鱼，路上遇到来自湖北的老陶，他这样热情地同我打着招呼。我说，陶哥，今天中午去我家吃鱼吧。老陶中午真到我家来吃鱼了，他带来了家里一瓶存放了20多年的老酒，打开瓶盖时，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酒香。和陶哥交往了很多年，每当他对我聊着聊着就脱口而出几句湖北方言时，我总是会心一笑。老陶觉得我懂他，尊重他，他把我当兄弟看待了。像老陶这样说着故土方言的异乡人，他们心里有两个故乡横卧着，一个在灵魂里植根，一个在血脉中生长。

一个城市的方言，会让这个城市更具家常的人情味儿。我去西北一个城市出差，一家宾馆的老板听到我的声音后，朝我激动地扑过来相认，居然是一个县里的老乡，他免了我几天

待嫁的女儿，披红挂绿地踏上了远行的征程。然而，高峰的果子实在太多，许多时候，果农们还得亲自为它们找出路。据村民介绍，20世纪90年代，因公路不通，为及时处理熟透的果子，果农们除了积极找水果贩子销售，还常常肩挑背磨，将一筐筐水果送往遥远的县城销售。那些年，村里那些壮实的汉子，健壮的女人，哪一个不曾担着大筐小筐的水果，打着手电，咯吱咯吱地走在黑黢黢的山路上？哪一个不曾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叫卖着高峰的水果？

果园改变着高峰村。随着乡村公路的拓宽、加固，便民路、产业路的相继建成，高峰构建起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果子成熟时，那些外地来的水果商，开了大车小车，一头扎进果园，商定好价格后，便指挥着手下人，或采摘，或打包，将大筐小筐的水果搬运上车，然后风驰电掣地将它们运往万州，运往重庆，运往一切需要的地方。果子撑起了山里人的钱袋子，撑直了他们的腰板，撑亮了他们的嗓门。许多通过种植果树走上致富路的山里人，将新房买进了县城，甚至买到更远的重庆、成都。那些依旧守着这片青葱与翠绿的山里人，也将过去破旧的砖瓦房变成了小洋楼。因为果园，高峰人特别眷恋土地，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土地撂荒，哪怕最瘠薄最瘦小的土地，都要栽种上这种花那样果；因为果园，高峰的炊烟依旧在袅袅升起，高峰的土狗依旧在汪汪汪地狂吠，高峰的公鸡依旧在喔喔啼地鸣……

当初，山里人跟着廖灿位种植果树，本只是想着增加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不想想，多年后，这些果树不仅成了当地人的摇钱树，更以其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绚丽的花朵，催生了乡村旅游，让高峰成了网红打卡地。阳春三月，一辆辆外来小车驶入高峰，这些红男绿女，扛着长枪短炮，举着华为小米，钻进那一坡坡，一片片，或莹白如雪的李花、梨花，或粉红璀璨的桃花丛，在咔嚓咔嚓声中，秀一把妩媚，品一品芳香。那份自得与满足，那种美妙与闲适，岂一个好字了得？

高峰村，鲜果满园的世界。